



黑猫社
黑猫创作社 著

白昼拉上帷幕，黑暗侵袭，邪幻的一年开始了……

黑猫悬疑第二季 邪年

占领国内悬疑小说创作的制高点 引领当下最前沿的阅读风向

庄秦 莲蓬 成刚 嫣 青 大袖遮天
李异 麦洁 聊聊 七根胡 老家阁楼

十位悬疑恐怖高手集聚布阵巅峰对决
最“邪”最颤栗 最令人发冷的文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黑猫悬疑第二季

邪年

黑猫创作社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邪年 / 黑猫创作社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2
ISBN 978-7-219-06455-9

I. 邪… II. 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0480 号

总 监 制 江 涛 彭庆国
责任编辑 白竹林
责任校对 彭青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5.5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455-9/I·1123
定 价 23.80 元

说出去就会死



◎大袖遮天

1

这是一个阴冷的午后，天地浸淫在惨淡的天色中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从朝向街道的窗口望出去，偶尔能望见一两个人慢悠悠地走过。

一个瘦弱的人影从街道尽头慢慢地走了过来。这是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，走近点能看出是个女人，再走近点，徐风发现这个女人有点面熟，再走近点，徐风还没想起她到底是谁，对方已经朝着窗口开口了：“徐风。”

“你好啊！”徐风笑着打招呼。是谁呢？声音也有点耳熟。

“徐风。”那女人又喊了一声。

“嗯，你干什么去啊？”徐风还是没想起她是谁。

女人哀怨地看着他，没再说话。徐风有点尴尬，趁着对方在打量自己，他也努力地辨认着对方。这是个长头发的女人，瘦高个子，白皙的皮肤绷得发亮，黑色的衣服紧紧地绷在身体上，其紧绷的程度，仿佛随时都会被女人轻柔的呼吸绷裂。徐风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还是想不起她是谁，倒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他觉得眼前这个瘦小的女人，全身似乎正在慢慢膨胀。她的衣服底下似乎禁锢着某些东西，让他身体感到莫名的凉意。

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女人瞧了他一阵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苦笑道，“我是冯惠。”

“冯惠？”徐风没掩饰住自己的惊讶，“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”



“瘦吗？我瘦吗？”冯惠急切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，“我没胖吗？我不是胖了吗？”

你胖了个屁。徐风在心里说了一句。他实在没法将眼前这个紧绷收缩的瘦女人和冯惠联系起来，印象中冯惠是个胖乎乎的女孩，脸色红润，嗓门很大。两个星期前他们在单位组织的集体旅游时还见过，一转眼竟然变成了这样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是打死他也不会相信。尽管如此，徐风还是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冯惠，他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瘦成这鬼样子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冯惠刚说出一个字，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浑身轻微地颤抖了一下，忽然朝四周打量了几眼，将头凑过来，压低嗓门道，“我能进去说吗？”她的嗓音中带着某种干涩紧缩的味道，徐风被她的表情和气息所感染，感到自己的嘴唇也绷紧了，他想要说什么，却发现自己的嗓子似乎也紧张地缩成了一团，发不出声音来。于是他默默点了点头。冯惠从窗口消失了，几秒钟后传来敲门声，徐风把门打开，冯惠飞快地闪了进来，转身把门关上。

“喝什么茶？”徐风问。

“随便。”冯惠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悠着，“这里就你一个人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冯惠似乎还是不大放心，每个房间里都看了看，弯腰看了看床底，甚至打开衣柜察看了一下。徐风有些按捺不住，上前把衣柜的门关上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真的就你一个人？”冯惠瞪大眼睛问。

“随便你信不信。”徐风不耐烦地说道。冯惠的身体上散发出一股泔水般的发酵味道，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。现在他开始后悔了，早知道就不该让这女人进来，看她的神情神秘秘的，似乎不太正常。女人瘦就瘦了，怎么连精神都一起“瘦”掉了？

冯惠呆呆地想了一阵，眼睛朝窗外瞟了瞟，还随手关上了窗户。许久未擦的玻璃窗使房间里蒙上了一层淡薄的阴影，冯惠转过身来，望着徐风，张了张嘴，欲说还休的样子，发酵的气味愈加浓重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徐风问。

冯惠还是不做声，默默地在徐风对面坐了下来，犹豫地看着他。徐风被她看得不自在，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翻了起来：“你想说了再说。”

沉默。冯惠在沉默中凝视着徐风，徐风的目光虽然停留在杂志上，却没看进去一行字。他觉得现在这种状况异常尴尬，自己又不是冯惠的什么人，没理由承

受如此专注的目光。就在他实在忍不住打算开口时，冯惠忽然动了一下。这个动作被他的眼光捕捉，他抬起头来，正好看到冯惠惊慌的神情。她低头望着自己的腰，两只手死死地捂住右侧腰部，捂得身体都陷落了下去。徐风起初认为她是什么地方感到疼痛，然而很快就发现，她脸上的表情并不是痛苦，而是惊恐，似乎腰部有个什么怪物正要钻出来。她双手捂着腰的姿势，也不是通常按压病痛部位的那种紧贴形状，相反，她的两个手掌背部都弯成窝状，似乎手掌底下扣着什么东西。

“怎么了？”徐风问。

冯惠用力地摇了摇头。她的手掌弓得越来越高，手指慢慢张开了一点缝隙，冯惠低头看了看，又朝手上加了把劲，手指又收拢了点。如是三番五次，徐风感觉越来越不对劲，似乎她手掌下的确压着个东西，那东西还在不断地膨胀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徐风把杂志放到一边，站起身来，靠近了冯惠。冯惠紧捂着腰部站起来，踉跄着后退，嘴唇抿得发白，拼命摇晃着脑袋。

“给我看看！”徐风断然道。

“不，我不能说……”冯惠猛然喊出这几个字后，立即露出后悔的神情，将嘴唇闭得更紧了，脸上的肌肉因为用力而狰狞起来。徐风感到奇怪，自己只是要看看她腰上的手压着什么东西，又不是要强迫她说什么，她这句话完全牛头不对马嘴。这种种怪异的举动，让他再也沒耐心跟她耗下去，两步冲上前去，不由分说掰开她的手。冯惠顽强抵抗，又躲又闪又踢，但毕竟抵挡不过，很快便让徐风把手指掰开了。

冯惠的右侧腰部出现了一个饭碗大小的凸起，乍一看似乎是她衣服内垫着什么东西，再一看，那东西还在不断膨胀，似乎内部有个充气的气球，将这圆形的凸起不断胀大，紧绷的黑色衣服绷得越发厉害了。徐风惊讶地望着这一团蠕动的东西，望了望冯惠的眼睛。从他把手指掰开之后，冯惠便处于一种绝望的松弛状态，瘫软地坐在椅子上，任由徐风打量着自己，眼皮也懒得抬一抬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徐风指着那团膨胀的东西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冯惠有气无力地道。

徐风试探着把手放到那团东西上，手掌下产生了一种温热柔软的感觉，似乎是触摸到了人的身体。这让他越发感到骇异：这东西看来是冯惠身体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冯惠的身体怎么会突然间长出这么大一个瘤子来？他正百思不得其



解，忽然听到冯惠叫了一声，与此同时，他眼睛瞥到冯惠裸露在外的手腕。那截手腕早已瘦得皮包骨，现在，在手腕上，出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凸起，仿佛被蚊子叮了一口长出来的包。这凸起也在不断膨胀着，几秒钟后，它便达到了乒乓球大小。冯惠绝望地用手按压着它，但无济于事。徐风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现在告诉你！我告诉你！”冯惠忽然大声喊了起来，“你还记不记得？上次我们一起去旅游？那次，我和杜宇岚、姜春、石华几个人，单独离开了一会儿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徐风点了点头。这件事才过去两个星期，他记得很清楚。两个星期前，他们单位组织了一次旅游，冯惠虽然不是他们单位的人，但却一直在和单位里的游学亮交往，作为家属也跟了过去。杜宇岚是冯惠的室友，也是徐风的同事，姜春和石华是冯惠的朋友，因为业务上和单位有点往来，也一起去了。他们几个人中途曾经离开大部队单独玩了一会儿，徐风还记得，当时快要吃午饭了，带队的肖总迟迟不见他们几个人影，有些生气。没多久他们出现了，一个个脸色苍白，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但是一问起来，却又谁也不肯说。这之后他就没跟他们有什么联系了，杜宇岚一回家就生病，请了病假，前两天才刚刚上班，人瘦了一圈。本来这也没什么，现在冯惠一提起来，徐风便觉得这事的确有些蹊跷，杜宇岚平时很少生病，怎么旅游后就忽然病得那么厉害了？单位里的人听说她病了，提出要去看她，被她连连拒绝了。想想她现在消瘦的程度，似乎正和冯惠的情况一样。然而徐风仔细一想，这两天并没有看到杜宇岚的身体出现什么膨胀的现象，她的精神状态似乎也很不错，不像冯惠这么紧张。也许她们两人同时消瘦只是巧合？但冯惠特意提到那次旅游，又是为什么呢？

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，徐风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。他等着冯惠继续往下说，冯惠却再次紧抿双唇，低头察看着自己的身体。在这短短的十几秒内，她的身体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那两个凸起的部分已经消减了许多，腰部的凸起变成了乒乓球大小，并且还在持续萎缩中，手腕上凸起的部分则完全消失不见了，仿佛从来就不曾凸起过似的。徐风注意到这一点，又吃了一惊。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，冯惠忽然一跃而起，飞快地冲到门口，打开门冲了出去。她这一系列动作没有任何先兆，实施时也没有丝毫停顿，徐风一时有些愣神，等他反应过来追出去时，已经看不到冯惠的人影了。

这件事情让徐风产生了兴趣，他想了想，给游学亮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铃声响

了半天，游学亮才接了电话，声音气喘吁吁的：“徐风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徐风问。

“打球。”游学亮嘿嘿地憨笑着。

“你知道冯惠是怎么回事吗？”徐风直接问。

“冯惠？”游学亮愕然道，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我这不是在问你吗？她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她出事了？”游学亮的声音焦急起来，“我好几天没见到她了，她这段时间是有点怪。”

“上次旅游，她碰到什么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是吗？她怎么没跟我说？我问问她，挂了挂了！”游学亮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。

看来游学亮什么也不知道。徐风回想起冯惠身体的变化，牙根有些发酸。他找出电话簿，又拨了杜宇岚的手机。杜宇岚的手机响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接听。他连续拨了两次，最后放弃了。

这关我什么事？他耸了耸肩膀，拿起杂志阅读起来。刚看了两行字，脑子又转到冯惠身上去了，他强行把注意力扭转过来，但脑子里仿佛有根强力弹簧，总把思维朝冯惠身上牵引。冯惠黑色紧绷的身体在脑海里如同定海神针一般竖得笔直……手机铃声响起，他蓦然从思绪中回过神来，望着窗外灰色的街道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

电话是杜宇岚打来的，问他有什么事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忽然感觉到有些厌倦，打算不再过问此事。

2

第二天一上班，游学亮就嘿嘿地凑了过来，脸上带着惯常的笑容，眉毛却耷拉着，又似乎有些发愁。

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”徐风说。

游学亮搔了搔头，朝四周看了看，凑近过来，胖乎乎的脸上冒出一圈细汗，嘴里喷着热气道：“徐风，我昨天见到冯惠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徐风问。

“她倒是说了，不过不让我告诉你，”游学亮嘿嘿地笑道，“不过我觉得她有点怪。”



“怎么怪？”徐风问。

“她说我要是告诉了别人，她就会死……”

“啊？什么事这么严重？”徐风问，“她都这么说了，你还跟我说？”

“不是，”游学亮急忙解释，“我不是大嘴巴的人，我就是觉得冯惠……”他揣摩了一下词句，放慢了语速，“我觉得她，脑子好像有点问题。”

徐风回想一下冯惠的情形，觉得自己和游学亮有同感，但他还是问了句：“你怎么会这么想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？她跟我说……”游学亮的话被匆匆闯进办公室的杜宇岚打断了。

“石华死了。”杜宇岚说。

徐风的第一个反应是要问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他还没有开口，就看到杜宇岚的视线迅速从自己身上抽离，完全集中到游学亮身上，并且露出吃惊的表情。他跟随着杜宇岚的视线朝游学亮一望，也吃了一惊。游学亮的神色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与刚才前后判若两人，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惊慌，这种惊慌使得他的面部仿佛被一层白色的石膏固定住了一般，惨白而僵硬。他眼神飘忽地打量着杜宇岚，整个身体都有些轻微的颤抖，似乎杜宇岚说的不是某个人的死讯，而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徐风推了游学亮一把。

游学亮这才回过神来，飘忽的眼神有了焦点，在徐风和杜宇岚两个身上快速地移动了几轮，最终明确地落在了杜宇岚身上。

“石华死了？”游学亮重复了一遍杜宇岚的话。

杜宇岚点了点头：“你跟他很熟？”

游学亮摇了摇头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杜宇岚摇了摇头，“好像是突然得了急病。”

“什么时候死的？”游学亮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问。

“昨晚。”

“昨晚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昨晚十一点半。”

言简意赅的对话到此结束，游学亮大汗淋漓，脸色煞白，朝徐风摆了摆手，也不等他回话，便径自出去了。徐风感到莫名其妙，看了看杜宇岚，杜宇岚也转身走了出去。剩下徐风独自站在办公室里，他喝了一杯水，又坐下来在电脑上玩

了会游戏，最终还是站起身来走了出去。

外头的大办公室里，大伙正在为石华的事掏人情，许多一百的钞票集中到杜宇岚手里，杜宇岚一个一个登记名字。徐风也掏出一百元递了过去。

游学亮独自一人坐在偏远的角落里，双眼发直，以至于徐风走到他面前他也没有看见。

“你中邪了？”徐风在他身边坐下来问。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游学亮浑身一抖，大吃一惊地望了他几秒钟，仿佛这才认出他来。

“没事。”游学亮用衣袖擦了擦满脸的汗水道。

徐风满心疑惑，但看看游学亮的神情，一时半会也问不出什么。他转移了话题：“你刚才说冯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！”他的话音还没落，游学亮便飞快地接口，目光在他脸上转了转，很快转到一边去了。这情况很不对劲，几分钟前他还追着要徐风听他说冯惠的事情，转眼间就忽然缄口不语了。徐风的好奇心膨胀了，他正打算进一步追问，游学亮忽然站起来道：“我还有点事！”说完便匆忙地出了门。这情形让徐风有点眼熟，他想起昨天冯惠也是这样，先是主动跑过来，仿佛有什么事情非告诉他不可，说到一半的时候，又火烧屁股般地逃跑了。这两口子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正想着这事，杜宇岚从他跟前经过，他顺口便问了句：“杜宇岚，你知道冯惠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杜宇岚说。

徐风本来只是随口问问，没想到杜宇岚回答得这么快，几乎是咬着他的最后一个字做出了回答，听起来很有些奇怪，这反而引发了他的兴趣。

“她怎么忽然瘦了？”他继续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杜宇岚匆匆朝前走，明显想要躲避他的问题。徐风站起来挡住她的去路，她眼神慌张地在他脸上扫了一圈，便垂下来望着地面。

“你这阵子也瘦得厉害，”徐风不依不饶地问，“对了，前段时间你病了，什么病？”

“肺炎。”杜宇岚有点口吃地道，“肺炎所……所以瘦了。”

“那石华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徐风问，“冯惠说上次你们去旅游的时候，你们几个单独出去了一趟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在说这话之前，他并没有想太多，只是把冯惠说过的话转述一遍，然而，这话一出口，他才发觉这其中还真有着联系。冯惠提到，那次旅游，中途她和杜宇岚、姜春、石华几个离开了一下大部队，听冯惠那



口气，似乎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而且正是这事情导致了冯惠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化。现在看来，那次单独出游的四个人中，有三个发生了问题，只剩下姜春的情况不甚明了。

“没发生什么。”杜宇岚说着便逃也似地闪开了。徐风望着她的背影，心里疑云翻滚。他想了想，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翻出姜春的电话拨了过去，对方提示手机已停机。这让他更加不安，又给姜春的公司打了个电话，对方一听是找姜春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徐风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死了。”对方又重复了一遍，“病死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徐风问。

“一个星期前。”

这下四个人都齐了，姜春和石华都死了，杜宇岚和冯惠都瘦了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徐风满肚子疑问。正好主任在安排参加石华葬礼的人，由于是出于公务参加葬礼，大家和石华并无私人交情，谁都不愿意接这趟差事。徐风一想这是个机会，正好借此问问石华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便主动把任务接了过来。但现在只有徐风一个人愿意参加葬礼，主任还是头疼。没想到这个问题也很快解决了，游学亮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他看了徐风一眼，跟主任说了两句，主任就把另一个名额安到了他头上。

3

徐风和游学亮离开公司，开着车赶往殡仪馆。路上，徐风不断向游学亮打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，游学亮闭目养神，一言不发。最后徐风只好闭嘴。在殡仪馆门口，两人买了个花圈，就进去了。由于还不到追悼会开始的时间，石华的灵堂里人很少，石华的女朋友头上戴着朵白花，在招待不多的来宾。徐风和游学亮走进进去，先把花圈摆好，又到石华灵前鞠了三个躬，又安慰了石华的女朋友几句，便打算去看看石华的遗容。走到棺材前一看，石华虽然睡在殡仪馆统一定制的水晶棺里，却看不到脸，从头到脚都蒙着一块白布。

“能不能让我们瞻仰一下遗容？”游学亮问。这话让徐风感到诧异。原本他们只是代表公司来赠送花圈，瞻仰遗容这程序可有可无，礼数到了也就行了。虽然说两人各怀鬼胎地打着调查情况的主意，但徐风也没觉得必须要看石华的

脸，既然死者的脸上蒙着白布，那么明显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死者的容貌。这点他本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，游学亮这么一说，他才开始怀疑：莫非从石华的死状能看出点什么来？要不也没必要蒙得这么严实。

游学亮的要求遭到了拒绝，徐风和游学亮一起说了不少好话，对方始终坚决摇头。最后那女孩被他们逼得号啕大哭起来，吓得他们落荒而逃。

“你为什么非要看他的脸？”离开殡仪馆，徐风问游学亮。

“没有啊。”游学亮眼神发虚地道。

徐风看出游学亮不会再说什么，也懒得再问。他把车钥匙扔给游学亮，让他自己开车回去。

“你干什么去？”游学亮问。

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徐风没好气地道。游学亮尴尬地搔了搔头，把车子倒出去，沿着马路开走了。等他的车没了踪影，徐风又返身回到了殡仪馆。石华的女朋友已经停止了哭泣，正坐在灵前喝水，一看到徐风，她立即站起身，眉毛竖了起来。

“你又来干什么？”她警惕地问。

“我想看看石华。”徐风说，“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，最后一面，我希望能再看看他。”他说得很诚恳，心里却在暗暗骂自己不厚道。

女孩坚决地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徐风紧追着问。

女孩看着他，神情很是恼怒，看样子又打算大哭起来。徐风早有准备，抛出了另一个问题：“你听说过姜春这个人吗？”

女孩浑身一震，止住哭意，凝视着徐风：“你怎么知道姜春？”

“姜春和石华一样，也是这么死的。”徐风说。他这话纯粹是凭猜测乱说的，但看女孩的神情，显然没猜错，女孩又是一震，对立的情绪消减了不少，声音也和缓了许多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石华跟你说过我们上次去旅游的事吗？”徐风说，“那次我也在。”

“啊？”女孩彻底相信了，她上下打量着徐风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徐风摇摇头，“最近就是瘦得厉害，身体上老是长些怪东西，听说石华也长，所以想问问怎么回事。”他把冯惠身上发生的事情搬到自己身上了。女孩听他这么一说，心理防线完全崩溃，终于彻底坦承了。



“你来看。”她把徐风引到石华的棺材前，按了按按钮，棺盖升起来，她俯身下去，伸出手时又朝四周打量一番，看看没人，这才把石华脸上的白布揭开了。徐风凑过头去看了看，石华脸色惨白地躺在棺材里，双目紧闭，典型的死人脸。徐风看了半天，没看出和其他死人有什么不同。他疑惑地望了望女孩，女孩说：“看他的嘴和鼻子。”

这么一提醒，徐风才注意到，石华的嘴和鼻子看起来的确有点怪，但又说不上怪在什么地方。嘴是嘴的形状，鼻子是鼻子的形状，从哪个方向看都和普通人的口鼻没什么区别，但就是觉得怪。

“怪。”徐风说，“看起来很怪。”

“他就是这么死的。”女孩说。

徐风吃了一惊，迅速转头望着女孩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女孩指了指石华的鼻子和嘴：“你用这样的口鼻能呼吸到空气吗？”

啊？

这话撬动了一直堵在徐风心中的疑惑，他终于明白石华的嘴和鼻子怪在什么地方了。

嘴还是嘴，鼻子还是鼻子，两者的外观没有发生变化，然而，上唇和下唇紧密地合在一起，连缝隙也没有，仿佛天生就是一个整体。鼻子从正面看不出哪特别，但从死者的鼻子下端朝上望，就能看到鼻孔不见了。换言之，石华没有鼻孔，原本应当是鼻孔的地方被堵得严严实实的。徐风换了几个角度发现这两点之后，这才明白女孩的话是什么意思。的确，谁也没法用这样的口鼻呼吸。照这情况来看，石华是活活窒息而死的。然而，他的嘴唇和鼻子为什么会忽然长得拢到一块了呢？

“这是怎么长的？”徐风问。

女孩连连摇头：“不知道，发病之前还好好的，我跟他在家里看电视，边看边说话，忽然他就不说话了，捂着喉咙，两手伸得笔直，喉咙里‘嗯嗯’地直叫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一个劲地指着嘴和鼻子，脸色一下子就通红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了两句，他脸色就慢慢变了，眼睛翻白，很快就死了。120的医生赶来，一看就说是窒息，准备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嘴和鼻子都长拢了。”听她这么说，徐风觉得自己似乎也呼吸困难起来，他张开嘴呼吸了几口空气，仍旧很憋闷。他朝女孩摆了摆手，离开棺材，休息了一会儿，这才恢复了正常呼吸。女孩

把白布重新蒙上，盖好棺材，走过来问：“你没事吧？当时看到他这样子的人，都觉得自己的鼻子好像也堵住了似的，喘不过气来。”

“没事。”徐风说，“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女孩说，“上次旅游回来后，他就一直心神不定，总是好像有话要说，每次要说的時候又突然不说了。人就瘦得厉害，一个星期瘦了几十斤，皮肤却没松弛，反而绷得紧。最怪的是，皮肤下面总是不停地冒出一些肿瘤样的东西，不停地长，好像要把皮肤撑破似的，但过会儿又自己消了。”

“对对，正是这样。”徐风想到冯惠，连连点头，“他没去医院检查？”

“没。我劝他去检查，他说这不是病。那段时间还一直躲着我，还说什么是我不想害了我，又说他们那次旅游很怪，我问怎么怪，他又不肯说。后来家里来了两个女孩，他跟她们聊天的时候，特意把我支开了。聊完了后，他整个人好像都放松了，那种怪病也再没发过。不过他也只轻松了小半天，后来又变得害怕起来，不停地打电话，还跟我说如果他突然死了让我不要伤心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不肯说，只是说自己的生死现在捏在别人手上了。我又打电话给冯惠……”女孩说到这里，徐风蓦然大喊一声：“冯惠？”

“对！”女孩被吓了一跳，“就是冯惠，还有一个叫杜宇岚的女孩，她们俩来过之后，石华身上就不再冒疙瘩了，但没过一个星期，他就死了。”女孩说到这里，又赶紧加了一句：“哦，对了，说起来也怪，冯惠她们来之前，石华一直念叨着，说自己不能害姜春。那两个女孩来过之后，他就赶紧给姜春家打电话，那边说姜春刚死了，他就失魂落魄，说姜春是自己害死的，还说自己肯定逃不过，也会死。你说你也是这样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徐风苦笑着朝她摆了摆手：“等我查明白了告诉你。”说完便赶紧离开了。他觉得脑子变成一团稀泥，所有的事情都混到了一起。顾不上多想，他掏出记事本，找到姜春的住址，赶了过去。

在姜春家楼下，他看到一辆白色桑塔纳从路口拐弯过去了，他觉得眼熟，再一想那车牌号码，回过神来：这不是自己和游学亮开来的那辆车吗？这么说游学亮也来过姜春家里，他来干什么？徐风一肚子问题，上楼找到姜春的家人。姜春的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，听徐风说自己是姜春的朋友，好一顿痛哭，双方哀悼了半天死者，徐风才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。对方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，姜春出事并没有像石华和冯惠一样消瘦，身体也没有冒出肿瘤样的东西，但就是神情不太对，总是说



自己可能会死。没多久就真的死了，死状和石华一样，口鼻封闭窒息而死。

从姜春家出来，徐风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梳理了一遍。

照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，冯惠、杜宇岚、姜春和石华四个人，在那次旅游单独行动的时候，遇到了某件事，这件事首先影响了姜春，接着影响了石华，再接下来是冯惠和杜宇岚，最后是游学亮。让他不明白的是，石华和冯惠她们见面后，姜春就死了；冯惠和游学亮见面后，石华就死了。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联系，但徐风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是种什么联系。

4

接下来的几天，徐风一直留意着杜宇岚和游学亮。杜宇岚和平常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体重似乎也在慢慢恢复。倒是游学亮，短短几天时间，便迅速消瘦下去，和冯惠一样，他的皮肤变得紧绷发亮，整个身体都被衣服裹得严严实实，在某些时候，徐风能看到他紧裹的衣服底下猛然冒出的凸起。

“你最近怎么了？”徐风问他。

每当他这么问，游学亮总是悚然一惊，一双眼睛泛着反常的光亮，盯着徐风几秒钟，似乎有些话已经到了嘴边，却总在最后关头咽了下去。

“我不能说，不能说，”游学亮冷汗淋漓，“我是真的喜欢冯惠，我不能害她……”似乎是怕自己会说出真相来，他紧紧捂住自己的嘴，跑了出去，身后留下了浓重的汗水味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游学亮已经瘦得不成人形。公司里的人都觉察到了他的异样，但最终导致他辞职的，却是在一次公司会议上怪异的举止。全公司的员工会议是每周末例行的内容，游学亮负责的销售部门，照例是由他来做工作总结。游学亮拿着早就写好的总结报告，全神贯注地念着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这周公司的销售业绩不错。正在大家听得认真的时候，游学亮忽然停了下来。

他的脸色骤然间变得惨白，眼睛朝上翻去，似乎是想望到自己的额头。

与此同时，他的整个头部猛然膨胀起来，就像是一个气球，忽然被充入了大量气体，他的头部，在几秒钟之内，胀到了原来的两倍大小，脸上的五官因此发生了严重的变形。所有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，大家纷纷站起来，远远地离开游学亮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游学亮肿胀变形的嘴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。

“你的脑袋，”在一片可怕的沉默中，徐风颤抖着道，“你的脑袋好像要爆炸了。”

“不！”游学亮发出一声惨叫，踉跄着冲到会议室的落地镜前，看到自己的形象之后，他发出了更加可怕的叫声：“我说！我全都说！”说完这话之后，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：他肿胀得透明的脑袋，在几秒钟内又迅速瘪了下去，很快恢复了原状。

人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一切。

半天，徐风小声问：“游学亮，你没什么不舒服吧？”

游学亮苦笑一下，摇了摇头：“你能听我说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徐风问。

“你想知道的一切。”游学亮说。

他们两人的对话让其他人迷惑不解，有人提出他们也想听听是怎么回事，但游学亮坚持只能告诉一个人，不是徐风也行，但只能告诉一个人，多了就不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其他人只好放弃了。游学亮朝徐风做了个手势，自己先走出了会议室。徐风和其他人打了声招呼，并承诺一定把听到的话告诉他们，这才跟着游学亮走了出去。

游学亮把徐风带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将门反锁好，让徐风坐下来，盯着他看，一言不发。

“说吧。”徐风催促道。

游学亮还是没说话，他目光严肃地盯着徐风，神色犹豫。游学亮以前是个快活的胖子，最近这么一顿瘦，仿佛换了个人，不仅外形大改，连性情也变了许多。徐风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严肃的表情，觉得有点紧张。

“快说啊。”他又催了一句。

“是你要我说的。”游学亮说。

“嗯，说吧。”徐风说。

“是你要我说的，”游学亮又重复了一遍，“也是我要冯惠说的，事情都是这样，但冯惠也可以不告诉我，我也可以不告诉你。”

“嗯。”徐风觉得他在说废话，但为了避免冷场，还是应了一声。

“我是真的很喜欢冯惠，我不想害她。你是我朋友，我也没想害你。”游学亮说完，便正式开始讲述了，“这事是从上次我们旅游开始的……”



5

上次旅游的时候，在经过中途的一个景点时，趁大部队都在休息，杜宇岚和冯惠、姜春、石华他们几个人溜了出来，沿街寻找着当地的小吃。一路走一路吃，不知不觉溜到了一条偏僻的小巷，巷子两边是破败的墙壁，中央只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路，路上还堆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姜春朝里面扫了一眼，就说这是条死巷，正要走开时，杜宇岚眼尖，一眼看到小巷的尽头摆着一个摊位。这事让大家都觉得很好奇：在这样一条走不通的偏僻小巷里摆摊，能被人光顾的机会接近于零。是谁这么没有经营头脑？越是想不明白就越想去看看，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走进巷子，迈过巷子里堆着的杂物，走到那摊位前。

那摊位也奇怪，就在小巷的尽头，背靠着墙壁。摊位不大，一个穿蓝衣服的人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前边放着张桌子，桌子上立放着一块白色的纸牌，上头写着几个毛笔字：“秘密出售”。几个人围在桌前看了半天，始终没看出来这里秘密出售的是什么。蓝衣人低垂着头，任他们指指点点，始终一言不发。

“这里卖什么的？”姜春问。

“秘密。”蓝衣人说。

“这也保密？”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不说你卖的是什么，怎么会有人来买？”他们认定这人神经有毛病，说完之后便准备转身离开。蓝衣人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，慢慢微笑起来。这微笑缓慢展开，让人看得心头很不舒服。蓝衣人微笑的同时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“我卖的就是秘密。”蓝衣人小声说。

这话又引来一阵大笑，姜春笑着问：“什么秘密？多少钱一个？”

“我只有一个秘密，”蓝衣人保持着令人不舒服的微笑道，“一块钱一个。买了才知道是什么秘密。”

“你不说是什么秘密，我们怎么会买？”姜春笑道。

“说得出来的，就不是秘密了。”蓝衣人笑道。

其他人看着他们对答，觉得有趣。石华和冯惠怂恿姜春掏一块钱把这秘密买下来，看这人到底搞什么鬼。

“就当是打发叫花子。”冯惠低声在姜春耳边道。

“好，我买了。”姜春掏出一枚一元的硬币，“啪”的一声放在桌上。蓝衣人把